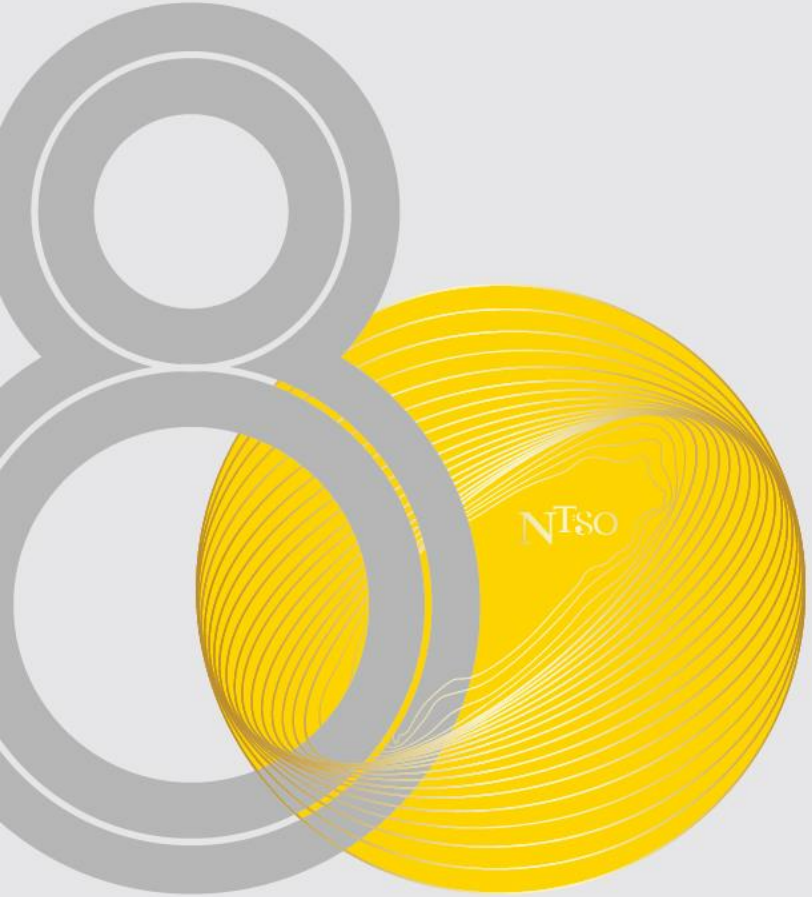

NTSO

NTSO 樂季音樂會
SEASON CONCERTS

2025/26 SEASON



英國作曲家艾爾加出生於十九世紀中，他生活的年代，見證了大英帝國由盛轉衰的過程，這種氣氛很直接反映在他的筆下。其樂曲時常有高貴大器的旋律，但又染上憂鬱的色彩，相當多愁善感，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這樣的傾向更加強烈。本場演出的大提琴協奏曲即完成於1919年，四個樂章從沉鬱、活潑、深情到激昂，將他對生活的所有感觸灌注到音符中。艾爾加善用了大提琴嘹亮的高音域，讓獨奏能穿透樂團，形成孤高的形象。但於此同時，他也讓大提琴的節奏與樂團緊密扣合，營造出糾結又拉扯的情緒。或許是因為作品過於深沉，首演後並未獲得太大迴響，直到1960年代由大提琴家杜普蕾重新演繹後，才讓世人發現樂曲的魅力。

另外兩首來自北歐的作品，則與艾爾加形成鮮明對比。西貝流士的《卡雷利亞》組曲創作於1893年，作曲家以質樸的曲調和雄壯和聲，烘托一部芬蘭人反抗俄羅斯壓制的戲劇。而丹麥作曲家尼爾森的第三號交響曲《恢闊》（Sinfonia Espansiva）完成於世紀之初，他轉化了當時國內方興未艾的生機論（Vitalism），有意識讓音樂模擬有機體，經歷衝突、掙扎，最後破繭而出，呼應標題的「擴張」意涵。其中第二樂章別出心裁地加入無歌詞的女高音與男中音，營造祥和的田園風，以及末樂章抵達壯闊的聖詠樂段，皆流露出尼爾森對生命的敬意與熱愛。

【節目長度】約120分(含中場休息)。

【音樂會前導聆】於演出前1小時舉行，憑當天音樂會門票入場參加。

(由夜鶯基金會合作提供)

*主辦單位保留演出異動之權利，若有異動以實際演出為準。



挪威作曲家葛利格的《皮爾金》配樂，儘管沒有循著劇本的諷刺調性創作，但他透過道地的民俗風與巧妙的配器，賦予了情節更立體的「聲景」。在第一號組曲中，即能聽見他用民謠調式寫出皮爾金之母離世的哀愁、阿拉伯女郎的妖嬈，以及讓不同管樂音色「畫」出的晨曦等精彩段落。

當代芬蘭作曲家阿霍（Kalevi Aho）同樣寫出了北歐色彩。阿霍出生於1949年，其樂風並未追隨二十世紀的主流手法——「序列主義」，而是延續了西貝流士看重的素材連貫性，且他更講究音樂要能帶出強大的情緒，以刺激、啟發聽者思考。2004年，他受到英國廣播公司邀請，為「曼徹斯特大提琴音樂節」創作了雙大提琴協奏曲；樂曲讓兩把大提琴宛如雙生子，以纏繞的旋律和炫目技巧，帶出充滿張力的音響，彷彿一起在冰雪中升起火焰，度過酷寒。

布拉姆斯的第一號交響曲，也可說是在黑暗中生出的光輝。面對貝多芬設下的交響曲障礙，該作品從1855年起草，至1876年才完成。全曲像是一段艱難的跋涉，反映著布拉姆斯創作的掙扎與突破：開頭從沈重的鼓聲破題，隨後由激昂與內省的兩個主題交織，中間經過第二、第三樂章帶著田園風的洗禮後，終於在第四樂章迎來廣闊明亮的法國號歌詠。

【節目長度】約120分(含中場休息)。

【音樂會前導聆】於演出前1小時舉行，憑當天音樂會門票入場參加。

(由夜鶯基金會合作提供)

*主辦單位保留演出異動之權利，若有異動以實際演出為準。



斯文森（Johan Svendsen）是與葛利格同時代的挪威作曲家，他早年在萊比錫留學，中年以後任職丹麥哥本哈根皇家劇院管弦樂團首席指揮。帶著指揮家優勢，他的管弦樂創作徹底發揮出了樂團多彩的音響，尤其喜愛呈現不同聲部演奏相同樂句的差異。其第二號交響曲創作於1876年，四樂章宛如民謠集錦，旋律悠揚，彷彿是峽灣中迴盪的歌聲；第三樂章間奏曲還加入了活潑熱鬧的「哈林舞」（Halling）元素，讓全曲在藝術性與通俗性之間取得完美平衡。

同場演出的《華麗遊行》，同樣與民族性有關。作曲家霍爾滕1948年出生丹麥，他曾先後創辦「新藝術」（Ars Nova）與「虛構音」（Musica Ficta）合唱團，致力推廣當代與早期合唱藝術。《華麗遊行》集結了多首丹麥兒歌，並以連續的四樂章鋪陳，有時曲調清晰可辨，有時非常模糊，形成有趣的聆聽體驗。

布拉姆斯第一號鋼琴協奏曲則擁有截然不同的風格。作曲家當時年僅二十五歲，在首度嘗試創作大型管弦樂曲途中，遭逢亦師亦友的舒曼自殺與離世，促使全曲充滿濃厚的悲劇色彩。從第一樂章雷霆般的開場和不安主題，到第二樂章神聖的歌詠，再到第三樂章熱烈的舞蹈，宛如一次心理療癒。在演出形式上，布拉姆斯特別調整了早期浪漫派協奏曲中，樂團僅為獨奏者伴奏的角色，讓兩方能融為一體，創造出更大的渲染力量。

【節目長度】約120分(含中場休息)。

【音樂會前導聆】於演出前1小時舉行，憑當天音樂會門票入場參加。

(由夜鶯基金會合作提供)

*主辦單位保留演出異動之權利，若有異動以實際演出為準。



尼爾森長年在樂團擔任小提琴演奏者，綜合對該樂器的熟悉，與對樂團語法的了解，作曲家在1911年創作了他唯一一首小提琴協奏曲，獻給他非常欣賞的同事莫勒（Peder Møller）。樂曲不脫他一貫的獨特語彙，但比已經完成的三首交響曲來得稍微保守，更靠近二十世紀初的「新古典樂派」風格。樂曲從即興式的前奏開始，讓人想起巴洛克時的組曲開頭，接續到快板後，則展現出清新與希望，此處作曲家特別標上「具有騎士精神的快板」，暗示獨奏者就像剛踏上冒險旅程的勇士。第二樂章同樣以慢、快兩段鋪陳，前者帶出獨奏者的內省姿態，後者則不斷往前滾動，充滿活力。

下半場的柴科夫斯基第四號交響曲則形成強烈對比。該作品創作於1877至1878年間，當時柴科夫斯基正處在與學生密柳可娃失敗的婚姻中，其痛苦直接反映在樂曲的銅管破題；作曲家特別解釋道：「這就是命運，那股阻礙人們追求幸福、嫉妒地不讓平靜與舒適降臨、讓天空烏雲密佈的力量。」由於命運無法逃避，全曲洋溢著濃重的悲傷，直到樂曲的末樂章，陰霾才稍微散去；此處也透露著贊助者梅克夫人對作曲家的支持，柴科夫斯基最終將作品題獻給了她。本場演出的指揮張弦目前為西雅圖交響樂團音樂總監，她曾在訪談中表示，她喜愛讓樂團保有高度的自發性，而非一絲不苟的控制，這讓人更加期待她與國臺交激盪出的情感！

【節目長度】約120分(含中場休息)。

【音樂會前導聆】於演出前1小時舉行，憑當天音樂會門票入場參加。

(由夜鶯基金會合作提供)

*主辦單位保留演出異動之權利，若有異動以實際演出為準。